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子不語 第四卷

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，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。將赴秋試，夢文昌神召，跪殿下。不發一言，但呼之近前，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。大驚而醒，慮有污卷之事，意忽忽不樂。隨入場，倦，在號簾中假寐。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，長髯綠袍，乃關帝也。罵曰：「呂蒙老賊！你道塗抹面孔，我不認得你麼！」言畢不見，鍾方悟前生是呂蒙，心甚惶悚。是年，獲雋。後十年，選山西解梁知縣。到任三日，往謁武廟，一拜不起。家人視之，業已死矣。

鄭細九

揚州名奴，多以細稱。細九者，商人鄭氏奴也。鄭家主母病革，忽蘇，矍然而起，曰：「事大可笑。我死何妨，不應托生於細九家為兒，以故我魂已出戶，到半途得此消息，將送我者打脫而返。」言畢，道：「口渴。」索青菜湯。家人煮之。咽少許，仍仆於牀，瞑目而逝。須臾，鄭細九來報，家中產一兒，口含菜葉，啼聲甚厲。嗣後，鄭氏頗加恩養，不敢以奴產子待也。

替鬼做媒

江浦南鄉有女張氏，嫁陳某，七年而寡，日食不周，改適張姓。張亦喪妻七年，作媒者以為天緣巧合。婚甫半月，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：「汝太無良！竟不替我守節，轉嫁庸奴！」以手自批其頰。張家人為燒紙錢，再三勸慰，作厲如故。未幾，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，罵曰：「汝太薄情！但知有新人，不知有舊人！」亦以手自擊撞。舉家驚惶。

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，戲曰：「我從前既替活人作媒，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。陳某既在此索妻，汝又在此索夫，何不彼此交配而退；則陰間不寂寞，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矣。何必在此吵鬧耶？」張面作羞縮狀，曰：「我亦有此意，但我貌醜，未知陳某肯要我否？我不便自言。先生既有此好意，即求先生一說，何如？」秦乃向兩處通陳，俱唯唯。忽又笑曰：「此事極好，但我輩雖鬼，不可野合，為群鬼所輕。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，具鑼鼓音樂，擺酒席，送合歡杯，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，我輩才去。」張家如其言，從此，兩人之身安然無恙。鄉鄰哄傳某村替鬼做媒，替鬼做親。

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

蔡魏公孝廉常言：「鬼有三技：一迷二遮三嚇。」或問：「三技云何？」曰：「我表弟呂某，松江廩生，性豪放，自號豁達先生。嘗過湖西湖鄉，天漸黑，見婦人面施粉黛，貿貿然持繩索而奔。望見呂，走避大樹下，而所持繩則遺墜地上。呂取觀，乃一條草索。嗅之，有陰霾之氣。心知為縊死鬼。取藏懷中，逕向前行。其女出樹中，往前遮攔，左行則左攔，右行則右攔。呂心知俗所稱『鬼打牆』是也，直衝而行。鬼無奈何，長嘯一聲，變作披髮流血狀，伸舌尺許，向之跳躍。呂曰：「『汝前之塗眉畫粉，迷我也；向前抗拒，遮我也；今作此惡狀，嚇我也。三技畢矣，我總不怕，想無他技可施。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？』」鬼仍復原形跪地曰：「我城中施姓女子，與夫口角，一時短見自縊。今聞柳東某家婦亦與其夫不睦，故我往取替代。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，又將我繩奪去。我實在計窮，只求先生超生。」呂問：「作何超法？」曰：「替我告知城中施家，作道場，請高僧，多念《往生咒》，我便可托生。」呂笑曰：「我即高僧也。我有《往生咒》，為汝一誦。」即高唱曰：「好大世界，無遮無礙。死去生來，有何替代？要走便走，豈不爽快！」鬼聽畢，恍然大悟，伏地再拜，奔趨而去。」後土人云：「此處向不平靜，自豁達先生過後，永無為祟者。」

鬼多變蒼蠅

徽州狀元戴有祺，與友夜醉，玩月出城，步回龍橋上。有藍衣人持傘從西鄉來，見戴公，欲前不前。疑為竊賊，直前擒問。曰：「我差役也，奉本官拘人。」戴曰：「汝太說謊。世上只有城裡差人向城外拘人者，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裡拘人之理！」藍衣者不得已，跪曰：「我非人，乃鬼也，奉陰官命，就城裡拘人是實。」問：「有牌票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取而視之，其第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。戴欲救表兄，心疑所言不實，乃放之行，而堅坐橋上待之。四鼓，藍衣者果至。戴問：「人可拘齊乎？」曰：「齊矣。」問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在我所持傘上。」戴視之，有線縛五蒼蠅在焉，嘶嘶有聲。戴大笑，取而放之。其人惶急，踉蹌走去。天色漸明，戴入城，至表兄處探問。其家人云：「家主病久，三更已死，四更復活，天明則又死矣。」

江寧劉某，年七歲，腎囊紅腫，醫藥罔效。鄰有饒氏婦，當陰司差役之事，到期，便與夫異牀而寢，不飲不食，若癡迷者。劉母托往陰司一查。去三日，來報曰：「無妨也。二郎前世好食田雞，剝殺太多，故今世群雞來醫，相與報仇。然天生田雞，原係供人食者，蟲魚皆八蠟神所管，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，便可無恙。」如其言，子疾果痊。

一日者，饒氏睡兩日夜方醒；醒後滿身流汗，口吐喘不已。其嫂問故，曰：「鄰婦某氏，兇惡難捉，冥王差我拘拿。不料他臨時尚強有力，與我鬥多時。幸虧我解下纏足布捆縛其手，才得牽來。」嫂曰：「現在何處？」曰：「在窗外梧桐樹上。」嫂往觀之，見無別物，只頭髮拴一蒼蠅。嫂戲取蠅夾入針線箱中。未幾，聞饒氏在牀上有呼號聲，良久乃蘇，曰：「嫂為戲太虐！陰司因我拿某婦不到，重責三十板，勒限再拿。嫂速還我蒼蠅，為免再責。」嫂視其臀，果有杖痕，始大悔，取蒼蠅付之。饒氏取合口中睡去，遂亦平靜。自此，不肯替人間查陰司事矣。

嚴秉玠

嚴秉玠，作雲南祿勸縣。縣署東偏有屋三間，封鎖甚嚴。相傳狐仙所居，官到必祭。嚴循例致祭。其妻某必欲觀之，屢伺門側，不得見。一日，見美婦人倚窗梳頭。妻素悍妒，慮惑其夫，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毆。美婦化作白鵝，繞地哀鳴。秉玠取印印其背，遂現原形委地，墮胎而死，胎中兩小狐也。嚴取硃筆點其額，兩小狐亦死。取大小狐投之火中，自此署中無狐，而嚴氏亦無恙。又一年，其妻懷孕，生雙胞，頭上各有一點紅，如硃筆所點。妻大驚而隕。嚴以痛妻故，未幾，亦病亡。小兒終不育。

奉新奇事

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，生產三日，胎不下，其姑率三女守之。以倦故，又請鄰婦三人輪流守護。一婦姓孫，有兒尚襁褓，不能同往，乃交托外婆家而率長子名鍾者同往。鍾已弱冠入學，慮夜間寂寞，乃持書一卷往。次日將午，其門內絕無人聲，戚里疑之，打門入，則產婦死於牀，七人死於地。七人中，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，惟氣絕而已，獨孫秀才身尚端坐，右手執書如故。其左臂自肩以下，全身燒燬，直至腳底，黑如煤炭。合村大噪，鳴於官。急相驗，命且掩埋，亦無從申報也。此事彭芸楣少司馬為余言。

智恒僧

蘇州陳國鴻，彭芸楣先生丁酉鄉試所取孝廉，性好古玩。家園內有種荷花缸，年久不起，陳命扛起，閱其款識。缸下又得一罈，黃碧色，花紋甚古，中有淤泥朽骨數片。陳投骨於水，攜罈入室。夜，夢一僧來曰：「我唐時僧智恒也。汝所取磁罈，乃我埋骨罈，速還我骨而土掩焉。」陳素豪，曉告友朋，不以為意。又三日，其母夢一長眉僧挾一惡狀僧至，曰：「汝子無禮，貪我磁罈，拋撒我骨，我訴之不理，欺我老耳。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，故回來索汝子之命。」母驚醒，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，僅存一片。問孝廉，則已迷悶，不省人事矣。未十日而病亡。

三斗漢

三斗漢者，粵之鄙人也，其飯須三斗粟乃飽，人故呼為「三斗漢」。身長一丈，圍抱不周。鬚虬面黑，乞食於市，所得莫能果腹。一日，之惠州，戲於提督軍門外，雙手擊二石獅去。提督召之，則仍擊雙石獅而來。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，三斗漢挽其後，用鞭鞭牛，牛奮欲奔，終不能移尺寸。提督奇其力，賞食馬糧，使人伍學武。乃跪求云：「小人食須三斗粟，願倍其糧。」提督許之。習武有年，馳馬輒墜，箭發不中，乃改步卒。鬱鬱不得志而歸，游於潮州。值潮之東門修湘子橋。橋樑石長三丈餘，寬厚皆尺

五。眾工構天架，數十人挽之，莫能上。三斗漢從旁笑曰：「如許眾人，顏面汗背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！」眾怒其妄，命試之。遂登架，獨挽而上，眾股栗。橋洞故有百數，辛卯年圯其三，郡丞范公捐俸倡修，見此人能獨挽巨石，費省工速，遂命盡挽其餘，賞錢數十千。不一月，食盡去，莫知所之。或云餓死於澄江。

蘇南村

桐邑有蘇南村者，病篤昏迷，問其家人曰：「李耕野、魏兆芳可曾來否？」家人莫知，漫應之。頃又問，答以：「未曾來」。曰：「爾等當著人喚他速來。」家人以為謾語，不應。乃長歎欲逝。家人倉皇遣健足奔市，購紙輜一乘。至，則見輿夫背有「李耕野」、「魏兆芳」字樣，乃恍然悟，急焚之，而其氣始絕。輿夫姓字，乃好事者戲書也，竟成為真，亦奇。

葉生妻

桐城邑西牛欄鋪界葉生，筆耕糊口，父兄業農。乾隆癸卯春，佃其族人田於牌門莊，闔室移居於是。其妻年十八，素端重寡言，忽發顛謾罵，其音不一，惟罵李某「喪絕天良，毀我輩十人塚，蓋造房屋，好生受用，將我等骸骨踐踏污穢。」葉生不解，詢鄰老，始知房主李某於康熙時平墳架屋，事實有之。乃詰其妻云：「平墳做屋，實李某事，於我何干？」妻答云：「當時李某氣益甚高，我等忍氣不言，多出遊避之。今看爾家運低，故在此泄忿。」罵音中惟此厲聲者最惡，其九音偶爾相間，亦略平和。生許以拆屋培塚，答云：「屋有主人，爾不能擅拆，盍商量？」生奔請李姓來，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：「此二塚也。此四墳也，其牖旁乃二女墳，我墳在牖後牆下。」李問：「爾何人？」答云：「我阮姓乎名，年二十二，前明正德間儒生。讀書白鶴觀，戲習道教，竟成羽士。偶為貪色逾牆，被辱自縊。葬此十人中，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，故我糾合伊等同來。」李云：「汝骨在何處？」答曰：「正中一塚掘下三尺，見棺黑色者，是我也。」李躊躇不敢掘，鬼罵不息。遠近勤者絡繹而至，有問必答。或燒紙錢求之，其九鬼亦從旁勸解，音皆自其妻口中出。縊鬼罵曰：「汝等九個賭賊！得受葉家紙錢，彼此趕老羊快活，便來勸我麼？」自是九鬼無聲，惟縊鬼獨鬧。生請羽士禳解，屬塾師陳某作薦送文。鬼大笑曰：「不通之極！某故事用錯，某處文詞鄙俗。況送我文，當求我，不應以威脅我。」塾師慚赧，唯唯而已。道士誦經略錯，必加切責。

生之戚有程氏者，家素豐，方到門，鬼曰：「富翁來矣，當備好茶。」章孝廉甫與生有姻，將到，鬼曰：「文星至矣，求為我作墓志。」章口占一律贈之，曰：「當年底事竟投繯？遺體飄零瘞此間。茅屋妄成將拆去，高封誤毀已增遷。從茲獨樂安黃壤，還望垂憐放翠鬟。他日超升借法力，直排閭闔列仙班。」鬼謝曰：「蒙獎太過。孚有風流罪過，安能排閭闔列仙班乎！惟五、六二語見教極是，吾遵命去矣。」臨去，呼葉生字，告之曰：「吾不受道士懺悔，受文人懺悔，亦未忘結習故也。爾盍鑄詩墓石以光泉壤？」生妻瞑目無言。越一日，乃醒。

七盜索命

杭州湯秀才世坤，年三十餘，館於范家。一日晚坐，生徒四散。時冬月，畏風，書齋窗戶盡閉。夜交三鼓，一燈熒然，湯方看書，窗外有無頭人跳入，隨其後者六人，皆無頭，其頭悉用帶掛腰間，圍湯，而各以頭血滴之，淅淅冷濕，湯驚迷不能聲。適館僅持溺器來，一衝而散。湯墮地不醒，僅告主人，急來救起，灌薑湯數甌，醒，具道所以，因乞回家。主人喚肩輿送之，天已大明。家住城隍山腳下，將近山，湯告輿夫不肯歸家，願仍至館。云：「未至山腳下，望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，似有相待之意。」主人無奈何，仍延館中。遂大病，身熱如焚。

主人素賢，為迎其妻來侍湯藥。未三日，卒。已而蘇，謂妻曰：「吾不活矣，所以復甦者，冥府寬恩，許來相訣故也。昨病重時，見青衣四人拉吾同行，云：『有人告發索命事。』所到，黃沙茫茫，心知陰界，因問：『吾何罪？』青衣曰：『相公請自觀其容便曉矣。』吾云：『人不能自見其容，作何觀法？』四青衣各贈有柄小鏡，曰：『請相公照。』如其言，便覺龐然魁梧，鬚長七八寸，非今生清瘦面貌。前生姓吳，名鏞，乃明季妻縣知縣。七人者，七盜也，埋四萬金於某所，被獲後，謀以此金賄官免死，托妻縣典史許某轉請於我。許匿取二萬，以二萬說我。我彼時明知盜罪難逃，拒之。許典史引《左氏》『殺汝，璧將焉往』之說，請掘取其金而仍殺之。我一時心貪，竟從許計，此時悔之無及。乃隨四人行至一處，宮闕壯麗，中坐袞袍陰官，色頗和。吾拜伏階下，七鬼者捧頭於肩，若有所訴。訴畢，仍掛頭腰間。吾哀乞陰官。官曰：『我無成見，汝自向七鬼求情。』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云：『請高僧超度，多燒紙錢。』鬼俱不肯，其頭搖於腰間，窳惡殊甚。開口露牙，就近來咬我頸。陰官喝曰：『盜休無禮。汝等罪應死，非某枉法。某之不良，有取爾等財耳。但起意者典史，非吳令，似可緩索渠命。』七鬼者又各以頭裝頸，哭曰：『我等向伊索債，非索命也。彼食朝廷俸而貪盜財，是亦一盜也。許典史久已被我等咀嚼矣。因吳令初轉世為美女，嫁宋尚書牧仲為妾，宋貴人有文名，某等不敢近。今又托生湯家，湯祖宗素積德，家中應有科目。今年除夕，渠之姓名將被文昌君送上天榜，一人天榜，則邪魔不敢近，我等又休矣。千載一時，尋捉非易，願官勿行婦人之仁。』陰官聽畢蹙額曰：『盜亦有道，吾無如何。汝姑回陽間，一別妻孥可也。』以此，我得暫蘇。」語畢，不復開口。妻為焚燒黃白紙錢千百萬，竟無言而卒。

湯氏別房諱世昌者，次年鄉試及第，中進士，入詞林，人皆以為填天榜者所抽換矣。

陳清恪公吹氣退鬼

陳公鵬年未遇時，與鄉人李孚相善。秋夕，乘月色過李閒話。李故寒士，謂陳曰：「與婦謀酒不得，子少坐，我外出沽酒，與子賞月。」陳持其詩卷坐觀待之。門外有婦人藍衣蓬首開戶入，見陳，便卻去。陳疑李氏戚也，避客，故不入，乃側坐避婦人。婦人袖物來，藏門檻下，身走入內。陳心疑何物，就檻視之，一繩也，臭，有血痕。陳悟此乃縊鬼，取其繩置靴中，坐如故。

少頃，蓬首婦出，探藏處，失繩，怒，直奔陳前，呼曰：「還我物！」陳曰：「何物？」婦不答，但聳立張口吹陳，冷風一陣如冰，毛髮凜凜，燈爇燄青色將滅。陳私念：「鬼尚有氣，我獨無氣乎？」乃亦鼓氣吹婦。婦當公吹處，成一空洞，始而腹穿，繼而胸穿，終乃頭滅。頃刻，如輕煙散盡，不復見矣。

少頃，李持酒入，大呼：「婦縊於牀！」陳笑曰：「無傷也，鬼繩尚在我靴。」告之故，乃共入解救，灌以薑湯，蘇，問：「何故尋死？」其妻曰：「家貧甚，夫君好客不已。頭止一釵，拔去沽酒。心悶甚，客又在外，未便聲張。旁忽有蓬首婦人，自稱左鄰，告我以夫非為客拔釵也，將赴賭錢場耳。我愈鬱恨，且念夜深，夫不歸，客不去，無面目辭客。蓬首婦手作圈曰：『從此入即佛國，歡喜無量。』余從此圈入，而手套不緊，圈屢散。婦人曰：『取吾佛帶來，則成佛矣。』走出取帶，良久不來。余方冥然若夢，而君來救我矣。」訪之鄰，數月前果縊死一村婦。

陳聖濤遇狐

紹興陳聖濤者，貧士也，喪偶。游揚州，寓天寧寺側一小廟，廟僧遇之甚薄。陳見廟有小樓局閉，問僧何故。僧曰：「樓有怪。」陳必欲登，乃開戶入。見几上無絲毫塵，有鏡架梳篦等物。大疑，以為僧藏婦人，不語出。過數日，望見美婦倚樓窺，陳亦目挑之。婦騰身下，已至陳所。陳始驚以為非人。其婦曰：「我仙也，汝毋怖，為有夙緣故耳。」款接甚殷，竟成夫婦。

每月朔，婦告假七日，云：「往泰山娘娘處聽差。」陳乘婦去，啟其箱，金玉燦然。陳一絲不取，代肩鎖如初。婦歸，陳私謂曰：「我貧甚，而君頗有餘資，盍假我屯貨為生業乎？」婦曰：「君骨相貧，不能富，雖作商賈無益。且喜君行義甚高，開我之箱，分文不取，亦足敬也。請資君衣食。」自後，陳不起炊，中饋之事，婦主之。

居年餘，婦謂陳曰：「妾所蓄金已為君捐納飛班通判，赴京投供，即可選也。妾請先入京師置屋待君。」陳曰：「娘子去，我從何處訪尋？」曰：「君第入都，到彰義門，妾自遣人相迎。」陳如其言，後婦人兩月入都，至彰義門，果有蒼頭跪曰：「主君到遲，娘娘相待久矣。」引至米市衙衙，則崇垣大廈，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頭如舊曾服侍者。陳亦不解其故。登堂，婦人盛服出迎，攜手入房。陳問：「諸奴婢何以識我？」曰：「勿聲張。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，又假君形貌買宅立契，諸奴婢投身時，亦假君形貌以臨之，故皆認識君。」因私教陳曰：「若何姓，若何名，喚遣時須如我所囑，毋為若輩所疑。」陳喜甚，因通書于家。

明年，陳之長子來，知父已續娶後母，入房拜見。母慈恤倍至，如所生。子亦孝敬不違。婦人曰：「聞兒有婦，何不偕來？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。」長子唯唯。婦人贈舟車費，迎其妻入京同居。忽一日，門外有少年求見。陳問：「何人？」少年曰：「吾母在此。」陳問婦人，婦人曰：「是吾兒，妾前夫所生也。」喚入，拜陳，並拜陳之長子，呼為兄。

居亡何，婦假日也，不在家；長子亦外出。妻王氏方梳妝，少年窺嫂有色，排窗入，擁抱求歡。王不可，少年強之，弛下衣，以陰示嫂，莖頭無肉而有毛，尖挺如立錐。王愈畏惡，大呼乞命。少年懼，奔出。王之裙褶已毀裂矣。長子夜歸被酒，見妻容色有異，問之，具道所以。長子不勝忿，拔几上刀尋少年。少年已臥，就帳中斷之。燭照，一狐斷首而斃。陳知其事，驚駭。懼婦人假滿歸，必索其子命，乃即夜父子逃歸紹興。官不赴選，一錢不得著身，貧如故。

長鬼被縛

竹墩沈翰林厚餘，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。數日張不至，問之，張患傷寒甚劇，因往問候。入門悄然，將升堂，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坐，仰面視堂上題額。沈疑非人，戲解腰帶，潛縛其兩腿。長人驚，轉面相視。沈叩以：「何處來？」長人云：「張某當死，余為勾差，當先來與其家堂神說明，再動手勾捉。」沈以張「寡母在堂，未娶無子，胡可以死？」懇畫計緩之。長人亦有憐色，而謝以無術。沈代懇再三，長人曰：「只一法耳。張明日午時當死，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余自其門外柳樹下入。冥中鬼饑渴久，得飲食即忘事。君可預設兩席，置六人座，君候於門外柳樹邊。有旋風自上而下，即拱揖入門，延之入座，勤為勸酬。視日影逾午，則起散。張可以免。」沈允諾，即入語張家人。屆期，一一如所教。張至已刻，已昏暈；當午，惟存一息；外席散，而神氣漸復。沈大喜。

歸月餘，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攢眉告曰：「前為君畫策，張君得延一紀，入學，且當中某科副車，舉二子。而余以泄冥事，為同輩所告，責四十板革役矣。余本非鬼，乃峽石鎮挑腳夫劉先。今遭冥責，不復能行起。尚有三年陽數未終，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，終我餘年。」沈語張，張即持數十金偕沈買舟訪之，果得其人，方以癱疾臥牀。乃拜謝牀下，以所攜金贈之而返。張後一如夢中所語。

西園女怪

杭郡周姓者，與友陳某游邗上，住某紳家。時初秋，尚有餘暑，所居屋頗隘。主人西園精舍數間，頗幽靜，面山臨池。二人移榻其中，數夜安然。

一夕，步月至二鼓，入室將寢，聞庭外步履聲，徐徐吟曰：「春花成往事，秋月又今宵。回首巫山遠，空將兩鬢凋。」兩人初疑主人出遊，既而語氣不類，披衣竊視，見一美女背欄杆立。兩人私語：「未聞主人家有此人，且裝束殊不似近時，得毋世所謂鬼魅者此乎？」陳少年情動，曰：「有此麗質，魅亦何妨？」因呼曰：「美女何不入室一談？」庭外應聲曰：「妾可入，君獨不可出耶？」陳拉周啟戶出，不復見人。呼之，隨呼隨應，而人不可得。尋聲以往，若在樹間，審視之，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。二人駭極大呼。首墜地，跳躍而來。二人急奔避入室，首已隨至。兩人關門，盡力抵之；首齧門限，咋咋有聲。俄聞雞鳴，首跳躍去，至池而投。兩人追天明，急移住舊所，各病虐數十日。

雷誅營卒

乾隆三年二月間，雷震死一營卒。卒素無惡跡，人咸怪之。有同營老卒告於眾曰：「某頃已改行為善，二十年前披甲時曾有一事，我因同為班卒，稔知之。某將軍獵阜亭山下，某立帳房於路旁。薄暮，有小尼過帳外。見前後無人，拉入行奸。尼再四抵攔，遺其褲而逸。某追半里許，尼避入一田家，某悵悵而返。尼所避之家僅一少婦，一小兒，其夫外出傭工。見尼入，拒之。尼語之故，哀求假宿。婦憐而許之，借以己褲。尼約以：『三日後，當來歸還。』未明即去。夫歸，脫垢衣欲換。婦啟篋，求之不得，而已褲故在，因悟前倉卒中誤以夫褲借去。方自咎未言，而小兒在旁曰：『昨夜和尚來穿去耳。』夫疑之，細叩蹤跡。兒具告：和尚夜來哀求阿娘，如何留宿，如何借褲，如何帶黑出門。婦力辯是尼非僧，夫不信，始以詈罵，繼加捶楚。婦遍告鄰佑。鄰佑以事在昏夜，各推不知。婦不勝其冤，竟縊死。次早，其夫啟門，見女尼持褲來還，並籃貯糕餌為謝。其子指以告父曰：『此即前夜借宿之和尚也。』夫悔，痛杖其子，斃於婦柩前，己亦自縊。鄰里以經官不無多累，相與殯殮，寢其事。

次冬，將軍又獵其地。土人有言之者，余雖心識為某卒，而事既寢息，遂不復言。曾密語某，某亦心動，自是改行為善，冀以蓋愆，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追也。」

青龍黨

杭州舊有惡少歃血結盟，刺背為小青龍，號「青龍黨」，橫行閭里。雍正末年，臬司范國瑄擒治之，死者十之八九，首惡董超，竟以逃免。乾隆某年冬，夢其黨數十人走告曰：「子為黨首，雖幸逃免，明年當伏天誅。」董惶恐求計，眾曰：「計惟投保叔塔草庵僧為徒，力持戒行，或可倖免。」董夢覺，訪之塔下，果有老僧結草棚趺坐誦經。董長跪泣涕，自陳罪戾，願度為弟子。老僧初猶遜謝，既見其情真，乃與剪髮為頭陀，令日間誦經，夜沿山敲木魚念佛號。自冬至春，修持頗力。

四月某日，從市上化齋歸，小憩土地祠。朦朧睡去，見其黨來促曰：「速歸！速歸！今夕雷至矣！」董驚覺，踉蹌歸棚，天已昏黑，果有雷聲。董以夢告僧。僧令跪已膝下，兩袖蒙其頂而誦經如故。不數刻，電光繞棚，霹靂連下，或中棚左石，或中棚右石，如是者七八擊，皆不得中。少頃，風雷俱止，雲開見月。老僧謂難已過，掖以起曰：「從此當無事矣。」董驚魂少定，拜謝老僧，出棚外。忽電光爍然，震霆一聲，已斃石上。

陳州考院

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，相傳有鬼物。康熙中，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，亦以老吏言，扁其樓如故。時值盛暑，幕中人多屋少，杭州王秀才暉，中州景秀才考祥，居常以膽氣自壯，欲移居高樓。湯告以所聞，不信。斷鎖登樓，則明窗四敞，梁無點塵，愈疑前言為妄。景榻於樓之外間，王榻於樓之內間，讓中一間為起坐所。

漏下二鼓，景先睡，王從中間持燭歸寢，語景曰：「人言樓有祟，今數夕無事，可知前人無膽，為書吏所愚。」景未答，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登者。景呼王曰：「樓下何響？」王笑曰：「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。」少頃，其人連步上，景大窘，號呼；王亦起，持燭出。至中間，燈光收縮如螢火。二人驚，急添燒數燭。燭光稍大，而色終青綠。樓門洞開，門外立一青衣人，身長二尺，面長二尺，無目無口無鼻而有髮，髮直豎，亦長二尺許。二人大聲喚樓下人來，此物遂倒身而下。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種鬼聲，房中什物皆動躍。二人幾駭死，至雞鳴始息。

次日，有老吏言：先是溧陽潘公督學時，歲試畢，明日當發案，潘已就寢。將二更，忽聞堂上擊鼓聲。潘遣僮問之，值堂吏曰：頃有披髮婦人從西考棚中出，上階求見大人。吏以深夜，不敢傳答。曰：「吾有冤，欲見大人陳訴。吾非人，乃鬼也。」吏驚仆，鬼因自擊鼓。署中皆惶遽，不知所為。僕人張姓者，稍有膽，乃出問之。鬼曰：「大人見我何礙？今既不出，即煩致語：我，某縣某生家僕婦也。主人涎我色奸我，不從，則鞭撻之。我語夫，夫醉後有不遜語，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。次早入房，命數人抱我行奸。我肆口詈之，遂大怒，立捶死，埋後園西石槽下。沉冤數載，今特來求申。」言畢大哭。張曰：「爾所告某生，今來就試否？」鬼曰：「來，已取第二等第十三名矣。」張入告潘公。公拆十三名視之，果某生姓名也，因令張出慰之曰：「當為爾檄府縣查審。」鬼仰天長嘯去。潘次日即以訪聞檄縣，果於石槽下得女屍，遂置生於法。此是衙門一異聞，而樓上之怪，究不知何物也。王後舉孝廉，景後官侍御。

符離楚客

康熙十二年冬，有楚客貿易山東，由徐州至符離。約二鼓，北風勁甚，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。入飲，即假宿焉。店中人似有難

色，有老者憐其倉迫，謂曰：「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，無餘酒飲君。右有耳房，可以暫宿。」引客進。

客饑渴甚，不能成寐，聞外間人馬喧聲，心疑之。起，從門隙窺，見店中匝地皆軍士，據地飲食，談說兵間事。皆不甚曉。少頃，眾相呼曰：「主將來矣。」遠處有呵殿聲，咸趨出迎候。見紙燈數十，錯落而來，一雄壯長髯者下馬，入店上坐，眾人伺立門外。店主人具酒食上，餽啜有聲。畢，呼軍士入曰：「爾輩遠出久矣，各且歸隊，吾亦少憩，俟文書至，再行未遲。」眾諾而退。隨呼曰：「阿七，來！」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，店中人閉門避去。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，門隙有燈射出。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，見門內有竹牀，無睡具，燈置地上。長髯者引手撼其頭，頭即墜下，放置牀上。阿七代捉其左右臂，亦皆墜下，分置牀內外。然後倒身臥於牀，阿七搖其身，自腰下對裂作兩段，倒於地。燈亦旋滅。客悸甚，飛趨耳房，以袖掩面臥，輾轉不能寐。

遙聞雞鳴一二次，漸覺身冷。啟袖，見天色微明，身乃臥亂樹中。曠野無屋，亦無墳堆。冒寒行三里許，始有店。店主人方開門，逐問：「客來何早？」客告以所遇，並問所宿為何地？曰：「此間皆舊戰場也。」

徐氏疫亡

雍正壬子冬，杭城徐姓嫁女某家。杭俗：彌月行雙回門禮。是日，婿飲於徐，徐為設榻廳樓下。婿就帳未寢，聞樓梯有行步聲，見四人下樓立燈前：一紗帽朱衣，一方巾道服，餘二人皆暖帽皮袍，相與歎息。少頃，有女裝者五人，亦來掩泣於燈前。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：「可托此人？」紗帽者搖手曰：「無濟。」且泣曰：「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線耳。」互相勸慰，或坐或行。婿悸極，不能出聲。迨五鼓，方相扶上樓。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，急上梯挽紅衣者曰：「獨不能為我留一線耶！」紅衣者唯唯。時雞已鳴，黑面人奔桌下去。婿候窗微亮，披衣入內，叩樓上何人所居，曰：「新年供祖先神像，無人住也。」婿上樓觀像，衣飾狀貌與所見不同，心不解所以，秘而不言。

先是，徐家三子皆受業於張有虔先生，是年，張館松江。五月中，以母病歸，乞其弟子往權館。徐故富家，皆不欲出。張強之，主人命第三子往。有阿壽者，奴產子也，向事張謹，因命同往。主僕出門，未二十日，杭州蝦蟆瘟大作。徐一家上下十二口，死者十人，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。聞喪，歸。婿以所見語之，徐愕然曰：「阿壽之父名阿黑，以面黑故也，君所見從桌下出者是矣。」

蔣文恪公說二事

余座主蔣文恪公，居李廣橋賜第。自言：少時讀書平台，其地與他屋隔遠，每夜坐呼人，輒有應聲而無人至。一夜欲渡，窗外月不甚明，又無相伴者，乃呼其所隨僮名，應聲答。令之入，卒不入。啟戶出，見一人方枕外牆門闔，以頭向內而應。公初疑為某僮醉，罵之，其臥如故。公怒，行至闔邊，思撲之，見所臥人長三尺，方巾皂衣，白鬚，如世所塑土地樣。公喝之，其人冉冉沒矣。

公父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優人，故終文肅之世，從無演戲觴客之事。文肅歿後十年，文恪稍稍演戲，而不敢蓄養令人。老奴顧升乘文恪燕坐，談及梨園，愆憑曰：「外間優人總不若家伶為佳，且便於傳喚。家中奴產子甚眾，何不延教師擇數奴演之？」文恪心動，未答。忽見顧升驚怖，面色頓異，兩手如受桎梏，身倒於地，以頭鑽入椅腳中，由一椅腳穿至第二椅腳，由第二椅腳穿至第三椅腳。自首至足，若納於匣。呼之不應。公急召巫醫，百計解救。夜半始蘇，曰：「怕殺！怕殺！方前言畢時，見一長人掙奴出，先老主人坐堂上，聲色俱厲，曰：『爾為吾家世僕，吾之遺訓，爾豈不知！何得導五郎蓄戲子？著捆打四十，活掩棺中！』」奴悶絕，不知所為。最後聞遠遠有呼喚聲，奴在棺中，欲應不能。後稍覺清快，亦不知何以得出。」驗其臀，果有青黑痕。

獵戶除狐

海昌元化鎮，有富家，臥房三間在樓上。日間，人俱下樓理家務。一日其婦上樓取衣，樓門內閉，加槩焉。因思：家中人皆在下，誰為此者？板隙窺之，見男子坐於牀，疑為偷兒，呼家人齊上。其人大聲曰：「我當移家此樓。我先來，家眷行且至矣。假爾牀桌一用，餘物還汝。」自窗間擲其篋箱零星之物於地。少頃，聞樓上聚語聲，三間房內，老幼雜沓，敲盤而唱曰：「主人翁！主人翁！千里客來，酒無一鍾？」其家畏之，具酒四桌置庭中，其桌即憑空取上。食畢，復從空擲下。此後，亦不甚作惡。

富家延道士為驅除，方在外定議歸，樓上人又唱曰：「狗道，狗道，何人敢到！」明日，道士至，方布壇，若有物捶之；踉蹌奔出，一切神像法器，皆撒門外。自此，日夜不寧。乃至江西求張天師，天師命法官某來。其怪又唱曰：「天師，天師，無法可施。法官，法官，來亦枉然。」俄而，法官至，若有人掙其首而擲之，面破衣裂，法官大慚，曰：「此怪力量大，須請謝法官來才可。謝住長安，鎮某觀中。」主人迎謝來，立壇施法，怪竟不唱。富家喜甚。忽紅光一道，有白鬚者從空中至樓，呼曰：「毋畏謝道士。謝所行法，我能破之！」謝坐廳前誦咒，擲鉢於地，走如飛，周廳盤旋，欲飛上樓者屢矣，而終不得上。須臾，樓上搖錮鈴，瑯瑯聲響，鉢遂委地，不復轉動。謝驚曰：「吾力竭，不能除此怪。」即取鉢走，而樓上歡呼之聲徹牆外。自是，作祟無所不至。如是者又半年。

冬暮大雪，有獵戶十餘人來借宿，其家告以「借宿不難，恐有擾累。」獵戶曰：「此狐也，我輩獵狐者也，但求燒酒飲醉，當有以報君。」其家即沽酒具肴饌，徹內外燃巨燭。獵戶轟飲，大醉，各出鳥槍，裝火藥，向空點放。煙塵障天，竟夕震動，迨天明雪止始去。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，乃竟夕悄然。又數日，了無所聞。上樓察之：則群毛委地，窗榻盡開，而其怪遷矣。